

神的定旨和先見

祂既按着神的定旨和先見，被交與人，你們就藉着無法之人的手，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殺了。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祂復活，因為祂原不能被死拘禁。
(徒二:23, 24)

神是創造並管理宇宙的神。祂的全知，全能，和全在，是奇妙的事實。所有“人的脚步，為耶和華所定；人豈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”(箴二0:24)因此，這道理擴展，像萊布尼茲(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, 1646-1716)主張“預設的和諧”(Pre-established Harmony)，曾備受譏笑，以為是單純的樂觀，卻又複雜的奧秘，惟小孩子才可理解。現在我們看，太空千億的星，是如何浩大的引力網，才維持他們系統的運行，不互撞墜毀！人怎能主宰？

其實明天如何，你們還不知道。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？你們原是一片雲霧，出現少時就不見了。你們只當說：主若願意，我們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作這事，或作那事。(雅四:14, 15)

生在一個中國家庭，我開始記事，就是傳統文化的氛圍。我家是坐北朝南的屋子，兩邊廂房，長方形的庭院，中間是鋪石子和磚的甬道。

右邊近屋有個地窖子，可以藏怕凍的菜蔬好過冬天。再下是兩棵棗樹，一棵結小紅棗；另一棵結長棗。又有一棵蘋果樹。

左邊擺一個大荷花缸，有水和淤泥，夏天長出美麗的荷花；記得，大荷葉足夠小孩子擎着當傘，蔽日遮雨；新鮮的蓮蓬中有蓮子，吃來很可口。再就是兩棵石榴樹，枝上結出石榴，熟時就張口露出笑容，像滿口的牙。最嬌貴的是一棵無花果樹，夏天的果子很甜美。只是有些麻煩，冬天來到前，得用穀草捆圍護，免得凍死。

很奇怪的是，在在角門照壁後，有一棵洋槐樹，開花後結莢，裏面有籽。很難意會，怎收植那並不珍稀的樹？

現在想起來，那不是偶然的。蘋果樹和石榴樹，已經不是平常人家普遍栽植的；要說到無花果樹呢？可以勘察鄰近的地區，可能是僅見的一棵一旦不說水土不服，還得保護避寒，既不是必需品，誰肯費偌多事！

宣教士倪維思，引進美國蘋果品種，在煙台地區開始推廣，後來及於別的地方。至於無花果，更說不上是從哪

裏來的一煙台在山東半島海邊，距離我家不能算近，何況從前的年日，更是郵驛不便。

不知如何，會種植刺槐，又叫洋槐，罕見有人栽在庭院裏。因在中國，那原為輸入的品種。屬許多 Acacia 樹木中的一目。聖經中的皂莢木，作約櫃，陳設餅桌子，及祭壇等器用。因為是普遍的材木，可以就地取材。

以色列人將進入迦南，最後一站是什亭 (Shittim)，在摩押地，犯巴力毗珥罪行，是“刺槐叢林”，因 *shitta* 為多刺之意。(民二五:1) 我家的環境，就是如此。

說到家人吧。先父離世時，我不足四歲，沒有甚麼清晰記憶。後來，才聽村人說，他識字有限。他沒有隨先人考取功名是實，那也是因為朝代改變的緣故。

後來，長大些，約在八九歲時，對外人傳說就有些懷疑了。我發現有一間房裏，貯藏了很多書。記得有精美裝存，木篋上刻着綠色的字佩文韻府，還有別的書，該不似樵魯不文的人收存的。有小倉山房尺牘，閱微草堂筆記，飲冰室文集等；我不喜歡的書名是酉陽雜俎，龔定盒集，且不說內容，連書名都不認得！倒是泰西史攬要，容易懂些，不過也沒啥興趣。

在父親高大的書櫥裏，發現了水滸傳，三國志演義，以及精忠說岳，七俠五義，還是這類武打的通俗小說，較有吸引力，再找不到別的，不得不讀文雅些的紅樓夢等。應該得有一本康熙字典，只是裏面不認得的字太多，小孩子不以為那是甚麼好書。

繼而看到了些小幅的字，書法很好，當時記得一

埜飲花下百事無	腰間惟繫一胡盧
已傾潘郎錯煮水	更覓君家為甚酥
人皆養子望聰明	我被聰明誤一生
但願孩兒愚且魯	無災無難到公卿

對於其中的意思，似懂非懂；只愛其不俗，就記下來。又繼續發現小圓銅牌，刻有“同文館”，“同善社”字樣，似是參與些活動的憑證。還發現一個多面的混鐵印，裏面更套着另一個，一方篆文是“熱腸冷面，傲骨平心”，覺得很有特意，不知不覺印在記憶裏。

現在想來，父親雖然不是基督徒，但不知如何，似乎有跟宣教士來往的痕跡。我還記得，在年節時，曾吃過橄欖，並非本地產品，不知是哪來的。

到了入學年齡，進了一所基督教浸信會小學，是村中唯一的學堂。大約是八歲，慶祝聖誕節，派上我“講故事”，實在只是背誦雜誌上的一篇文章：“上天的梯子”，雅各在路斯野地夜宿，異夢中所見的景象。

後來逃難到了台灣，約在 1953 或 54 年，得知中國文藝協會，徵文刊印自由中國文藝創作集，不知如何，我寫了“不疲的行旅”短詩投寄，是用雅各逃難的同一主題，沒想到居然獲取錄。

及至移民美國，是 1975 年的事。過了些時日，有人說起，用個基督徒名比較方便。雖然不是法律要求，也是合理隨俗。未經多少考慮，就採用“雅各”，語音略近中文名。就如此用了起來。

2007 年，回到新加坡。說不上倦鳥歸巢，到底得捨了平地，換了有巢氏的樓村生活方式，如此就進入了老境。有一天，在自居的廳裏，似乎在想甚麼，不知怎地跌壞了腿。經過醫生的修理，好久才恢復行走，只是有點跛腳。是名副其實了，可是在新加坡，少有人叫我“雅各”。

有一天，遠客來訪，稱我“雅克”(Jack)，“雅各”的簡名。不是再用這名字，仿佛是必得被這名字擁有。

你的名叫以色列
——不疲的行旅

一

雅各離了別是巴，向哈蘭走去。
創世紀第二十八章 10 節

夕陽，沉下了山岡，
餘暉給大地染上了金黃。
我拖着一身的疲乏，
息足在曠野的路旁。

我——一個孤單的旅人，
奔波在崎嶇的道路上。
是綺麗的理想，
使我別離了家鄉。
在逝去的日子裏，
追尋，追尋...
走向了遠方。

賜我力量的是真理之杖，
肩上背負着情感的行囊。
餓了，
 咀嚼着粗糲的乾糧，
渴了，
 泉水是滌去疲勞的瓊漿。
我曾踏破過無數個黑夜的漫長，
我永恆的迎向朝陽的曙光。
晚間，沒有宿歇的野店，
忍受着荒野的寒冷和風霜；
晨星的光輝，
給我披上不滅的希望。
我像碧空的一朵白雲，
獨自，啃噬着人生的蒼涼。

如今，
又是夜的開始，
炊煙和暮靄凝結成一片蒼茫。
深沉的人生海洋，
已經漸漸靜息了波浪。
夜，撒下了黑暗的巨網，
無邊的靜謐埋葬了村莊。
蝙蝠在星空飛翔，
螢焰閃映着微光。
我睡臥在路斯的野地裏，
 擁抱着寂寞；
石頭是我的枕頭，
天空是我的營帳，
星群是嵌在帳頂上的鑽石，
草茵是我的眠床。
夢，在記憶中復活了，
胸中的頌歌如海的語聲，
 不停的消漲，消漲...

我看見一隻高大的梯子，
從地上聳立到穹蒼，
有數不清的天使，
在那裏來去歌唱。
有神站在梯子以上，
用慈愛的聲音向我宣揚—
 流徙的旅人啊！
 不要悲憂彷徨，

要堅定的戰勝苦難，
未來的日子裏，
必得居這榮美的福地，
你應該振奮莫再沮喪！

起來，起來！
於是，我脫去了惆悵；
讓晨曦披上歡笑的彩衣，
用油和酒，敷治着重繭的雙足，
走，走向迦南的邊疆。

二

“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”
創世紀第三十二章 28 節

歸來了，
我終於歸來了！
在另一次的旅途中，
我擁有成群的牛羊，
還有豐富的行裝。
我將看到年邁的慈愛爹娘，
也將親吻那熟悉的土地芬芳。

在雅博渡口，
我凝視着河水匆匆流逝，
染藍了深廣的海洋。
妻子兒女們已經渡過彼岸，
背影隱沒在夜霧裏，
我們將會相見，
也許，就永遠失掉了方向。

這兒只剩下
我孤單一人，
心靈沉降到底，
像墜入水中的鉛塊一樣。
有一位不知名的友人，
與我在野地裏較力，
我雖然倔強的爭抗，
在大腿窩裏卻留下永恆的創傷。
我已經失去了自己，

失去了一切憑恃與剛強。
我微笑着——沒有疲倦，
像光榮戰勝的勇士，
歡笑的氣氛在四周蕩漾。
松風鳴奏着綠色的樂章，
靈魂在飄舞翱翔。

金箭射破了長夜，
東方升起了黎明的太陽，
我將努力創造新的勝利，
也為所已獲得的歡狂。
我踏着晨霧又向前走去，
走去...
我將採擷那絢麗的彩霞，
暢飲着成功醇酒的芳香。

三

那要來的終於來了。
我最怕見的是我的兄長——
照講，我用詭計賺了長子的名分，
我問心有愧，但誰又能倒轉時光？
我有些，至少是有些怕，夙怨怎能忘？
我禱告，禱告，手段又作僥；
先送他許多牲畜作為補償...
我準備好了好話，連稱呼：
“我主，我主！
僕人對你是朝思暮想，
無比的，如同雲天難及的景仰，
見了你，惶恐，就像見了神一樣！”
那粗壯的身影臨近了，
還是那率直的心腸！
他跑上前來，與我親吻，
多毛的雙臂，緊抱着我的頸項。
歡樂相逢，怨仇已經泯亡！
我們情感迸流，二人眼淚四行，
歉疚洗淨了，頓覺脚步寬廣，
好一個天高氣爽！

1953 原作

2023 增修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